

二爷爷的白露宴

□马海霞

我小时候住在四合院里，同院的二爷爷喜欢逮虫子，一边收庄稼一边逮虫子，其中蚂蚱和豆虫居多。二爷爷每天收工回家，把虫子扔沸水锅里，然后取出一半放窗台上晒，剩下的蚂蚱摘掉翅子，撒盐腌制起来。豆虫用刀斩断头，用水洗净内脏和排泄物，然后再加盐腌制。

我好奇地问二爷爷，放窗台的虫子用来干啥，为何不一起腌制起来？二爷爷笑着说：“这些是送老朋友的，老朋友一会儿就来取。”

二爷爷养牛，懂牛，朋友多是“牛经济”，他们来二爷爷家喝酒，谈的都是牛事儿，哪家养的牛好，膘肥体壮，干活有劲儿，性格温顺。

二爷爷去看过牛后，便和“牛经济”在袖筒里互相捏手指头“讨价还价”，价格合适了，二爷爷便再和买主商量。二爷爷都是给同村的老乡买牛，他不赚佣金也不赚差价，纯义务帮忙。

我想，二爷爷肯定是把窗台上的虫子送给了“牛经济”，他们吃得着了，有

好牛会先通知二爷爷。

小时候我老盼着白露节气到来。二爷爷会在白露这天休息一天，把白露当成一个节日来过。二奶奶一早便取出腌制好的蚂蚱和豆虫，炸一盘蚂蚱，炸一盘豆虫，让二爷爷当下酒菜。

白露这天，我一听到二奶奶家里的油锅滋滋啦，便喊着哥哥跑到二奶奶屋里串门玩，其实是想蹭饭。

蚂蚱豆虫一上桌，我和哥哥便假装要回家吃饭，脚步却挪得很慢，就等着二爷爷一声令下：“在这屋吃吧。”我们立马恭敬不如从命，忙坐到二爷爷旁边。二爷爷给我和哥哥一人倒一盅白开水。二爷爷说，这水可不是一般的水，是他一早去山上收集的百草头上的露水，喝了可治百病。二爷爷抿一口酒，我们就陪抿一口水。二爷爷夹一只蚂蚱，我们也夹一只蚂蚱，二爷爷夹一只豆虫，我们也跟着夹一只豆虫。二爷爷酒喝得很慢，于是这顿饭吃得那叫一个慢，比结婚流水席吃的时间还长。

摸秋

□刘峰

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每到此时，我不禁忆起故园的摸秋。

摸秋，是家乡的传统习俗。每当一轮明月从东岭爬上天空，大家在尝过月饼、团圆欢聚过后，便开始上演一年一度的压轴戏。村庄顿时安静了不少，男女老少默默弓着腰，摸向了庄稼地，心情既忐忑又兴奋。

摸秋，更像一种民间游戏。

大人们是允许我们这帮小孩子参与摸秋的。此时，我和小伙伴手心早已痒了起来。大家成天到晚到处转悠，哪个地里的瓜儿最圆，哪块田里的玉米最嫩，哪片园里的甘蔗最甜，比谁都清楚。

一时间，月光下的庄稼地，到处人影绰绰。

不少人家在庄稼地搭有豆棚瓜庵。要在平时，看秋的人对庄稼可是护得紧，但到了当天夜里，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——摸秋，往往最能说明人缘关系，被摸到的人家，证明邻里关系和睦，同时也说明自家的庄稼长势好，吸引人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那一年摸任老汉的

瓜田。任老汉是种瓜能手，他种的瓜，是一田晚熟的绿瓢瓜，为瓜中极品，肉若墨玉，籽儿金黄，一拳捶下去，“咔嚓——”炸裂，汁水四溅，吃在嘴里，又脆又甜。

由于此瓜晚熟，易招小兽啃食，也惹人偷摘。为此，他专门在田头搭了一个瓜棚，还带了一条黄狗日夜看守。虽然我和小伙伴早有心采尝，但一看此情形，不敢轻易下手。

而摸秋这天夜里，我和小伙伴商量，决定去摸一把。

我们躲进瓜田一旁的玉米地。一株株玉米吐着红红的缨子，仿佛一支支红缨枪，在给我们壮胆。大家思忖，任老汉虽然平时严厉，但今晚会网开一面，可他身边的那条凶狗怎么对付？

大家观察了一会儿，见瓜棚没动静，禁不住绿瓢瓜的诱惑，决定孤注一掷。

“预备，开始行动——”一声令下，伙伴们一边脱下小褂，一边往瓜田里钻，发现一个圆溜溜的瓜儿就摘下，包在小褂里。摘到四五个左右，就开始撤退。

大家钻回玉米地时，身后忽然传来

我常跟着二爷爷过白露，吃好的喝好的，而且喝了“能治百病”的露水，感觉神清气爽。

我六岁那年，我家盖了新房，搬离了四合院，再也无法蹭二爷爷家的饭了，二爷爷会在白露这天打发二奶奶送来一碗炸蚂蚱和炸豆虫。只是喝不到百草头上的露水，略显遗憾。二奶奶知道后，笑道：“这个老家伙，专骗小孩，他哪里收露水了，给你们喝的就是井里的水。”

至于那些晒在窗台上的虫子，二奶奶说，那是二爷爷拿来喂燕子的。二爷爷家屋檐下有个燕窝，住着燕子一家。白露时节燕子要飞到南方过冬。老朋友要远行了，二爷爷处暑过后，天天请燕子吃虫子，一直喂到白露，希望它们养好体力，顺利飞到南方。

原来，燕子是二爷爷的老朋友呀，二爷爷过白露，也是为了给燕子饯行。

二爷爷有童心，怪不得小孩子都喜欢往他屋里跑，连燕子也爱在他家垒窝呢。

一串狗吠，叫得月光一颤一颤的，让人听了心慌、腿发软——倘若这条凶狗扑上来，后果难以设想。正担心着，身后传来一声“哎哟——”回头一瞧，一个小儿子因一时心慌，一个趔趄被田埂绊倒了，瓜也摔碎了两个。

正在这时，瓜田那边有一柱光朝这边射过来，随即传来一个和蔼的声音：“大家不要怕，黄狗天一黑就被我拴住了，不会咬人的，你们放心大胆地摘吧！”细听，是任老汉的声音。

在那一柱光亮的指引下，大家又返回瓜田，为摔倒的那个同伴“补”了几个瓜。然后，大家跑到了村边的打谷场，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果实，有说有笑，开心极了。

当年摸秋的人有的已作古，有的到城里打工，各奔东西。摸秋的习惯也渐行渐远，化作一缕乡愁，从此活在游子们的梦里。

“一轮秋影转金波，飞镜又重磨”，多想返回纯真安宁的乡间岁月，再次体味浓浓的乡情、美美品尝一回摸秋的味道……

小院深深花满园

□邓训品

我曾经住过一个小院，一年四季开满鲜花，美不胜收，以至于离开20多年还难以忘怀，常梦回小院。

这个小院是丈夫单位的住房，住着我们两家人，很安静。我们搬去时，前面是住房，后面是一个偌大的空地，杂草丛生，还有蛇时不时出来吓人。我们决定把空地打理出来种种花种树。

我们开始清理杂草，遮掩物越来越少，蛇洞暴露出来了，我们停了两天，目的是等蛇搬家。蛇一家眼看不能住了，只能恨恨搬走。几天功夫，杂草锄完了，空地整理好了。丈夫想种花，我想种菜，女儿想种瓜，争持不下，只得各方妥协。空地的后半部分，我划了一块菜地，墙边种瓜，前半部分就种花儿美化吧。

我种了时令蔬菜，还帮女儿种瓜。女儿很贪心，想把丝瓜、南瓜、黄瓜、八月瓜都种上，我就每样种了一株。从

此，早晨我可以去掐几棵葱放在面条里香喷喷的，中午可以去扯几棵青菜炒着吃，很有田园生活的味道。女儿放学做完作业，就去找瓜。翻开层层瓜叶，看见一个丝瓜了，发现一个八月瓜了，每找到一个就欢呼雀跃。

丈夫种了一排蔷薇，与我们后面的菜地分隔开。在他的精心培育下，四季鲜花不断。

每到春天有迎春花、蔷薇开。初春寒风还很强劲，可是纤弱的迎春花却不管不顾地盛开了。它用金黄色的花朵唤醒了沉寂一冬的生命。紧接着那一排蔷薇开得夺目耀眼，一簇簇明艳秀丽的花朵簇拥在一起，不留一点缝隙。

夏有石榴、芍药花、黄楠兰香。石榴花开，纯正的中国红似绸缎般细腻柔滑，令人百看不厌；碗口大的芍药花，开得野性妖艳，明黄的颜色纯净无暇；黄楠兰是我们的最爱，每天清晨，女儿喜

欢去摘黄楠兰，然后穿成串挂在我们胸前，香一整天。

秋有菊花、桂花、秋兰美。秋天的菊花开得姹紫嫣红，几种颜色相映成趣；桂子花开，十里飘香，回味无穷。

冬有几树腊梅娇。我以为我挚爱秋天的诗意，却原来，我更爱寒冬的腊梅。爱那凌寒独自开的倔强，爱那幽香扑鼻的低调。朋友常来折几支回去插在花瓶里，香气溢屋。我们也有送人玫瑰、手留余香之乐。

我爱在花前静静地看书，看累了合书沉思。看着眼前的花儿，我想人生不就像这些花儿吗？虽然很短暂，却很灿烂。我们也要像花儿一样绽放。

我在小院一住十多年，有争奇斗艳的花儿们陪伴，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，但内心是充实幸福的。如今我梦里常是小院的影子，那些随季节绽放的花儿，是我一生的怀念。

鸟巢偎秋枝

□高玉霞

村外的老杨树上有许多鸟巢，每到秋天，叶子纷纷落下，老杨树就显得格外孤单，在风里静默着。可是，如果有一窝鸟巢偎在枝头，那就不同了，老杨树粗壮斑驳的枝干，会显得格外温暖有力。

“这是喜鹊的巢，麻雀的巢比这个小。”这是外祖父告诉我的。儿时，外祖父总抱着我去看鸟巢。村口的路上，有很多喜鹊，它们在路上捡拾从拖拉机上掉下来的玉米粒。车一来，喜鹊不慌不忙，缓缓飞起，飞到半高的树上，车走过，它们就又飞回来。喜鹊的巢垒得圆形的，它们稳稳地偎依着老杨树，风再大，也不动摇。外祖父说：“不要爬树拆鸟巢，那是它们的家。没有了鸟巢，鸟儿就没有了睡觉的地方，就没有了家。”

儿时，每到秋收时，父母总是很忙，我就被放在外祖父家。外祖父背着我，在村里村外转，直到鸟儿们飞回窝里，牛叫声传来，他才在斜阳下缓缓地踱回去。外祖父有一副假牙，装在盒子里，吃饭的时候，就从盒子里拿出来，塞在嘴里。我看到就用手去抠外祖父的嘴，他的假牙一吐出来，两腮就瘪瘪的，像漏了气的气球，说话也漏风。外祖父从来也不生气，总是温和地让我把假牙装回去。因为牙口不好，外祖父只能吃面片汤、发糕等，母亲叮嘱我不要吃他的东西，但外祖父会偷偷地背着母亲，让我喝他的面片汤、吃他的大发糕，等我把碗底和手指都舔个一干二净时，他就笑个不停。

外祖父的身体一直很硬朗，七十多岁还在老杨树旁的田地里劳作，掐苋菜、灰菜，喂猪、喂鸭。他的背篓里，背着晨光，背着夕阳，背着斑斑驳驳的树林碎影和一筐筐平平仄仄婉转悠扬的鸟鸣。我总在外祖父跟前转来转去，吵得外祖父说我只花喜鹊。

后来，外祖父跟随舅舅去了城里，他总吵着要回家。有一次，我去看外祖父，一下车就迷了路，城市的车水马龙太过喧嚣，让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舅舅家。就在万分焦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外祖父正蹲坐在车站的站牌旁，斜阳濡染，头发满头，灰色的布衫被风吹起，像一个被遗落在城市的鸟巢，孤孤单单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怎么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外祖父睡在一起，外祖父和我讲了很多，也询问了很多。当我说起村口那些鸟巢时，外祖父听得很认真，仿佛已在月光洒满村庄的夜晚，坐在自家的院子里，听月光下鸟巢里喜鹊轻微的咕咕吃语。那一晚，外祖父睡得很沉，很沉……

而今我也离开了村庄，城市的规划总是那么整齐划一，却少了一份诗意、一份自在，鸟巢也不多见了。偶尔楼下的绿化树上落下一群鸟，我欢喜地悄悄走过去，它们却警觉地飞走了。于是，我越来越明白，外祖父对村庄、老杨树与鸟巢的热爱。外祖父没有文化，但是，在他粗浅的认知中，有树的地方就有鸟，有鸟的地方就有鸟巢，有鸟巢的地方才有家。

鸟巢，多么温暖的词啊！仿佛一瞬间，就可以抵达人的心灵，让我们在忙忙碌碌中，找到心的归宿。